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另一种形式的怀旧苏联

——评长篇小说《“自由”工厂》

侯玮红

内容提要 近年来，俄罗斯掀起怀旧苏联的文学热潮，获得2014年民族畅销书奖的长篇小说《“自由”工厂》就是其中一部代表性作品。很多评论把这部小说归入苏联曾经流行的“生产小说”。从题材上看，这确实是苏联解体后比较少见的以工厂和生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小说”又有了深刻的不同：它实际上是把“自由”工厂作为整个国家的缩影来描写，怀旧中透出新一代作家的冷静、理性的历史观；小说文本由多人讲述构成，类似于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多声音”创作，为读者还原最大限度的真实性，而小说没有了主次人物“自由”工厂成了串联起所有故事的“主人公”。

关键词 克·布克莎 《“自由”工厂》 怀旧苏联 “生产小说”

当苏联这个名字连同它的辉煌给人带来的自豪感、幸福感、激情和信仰都已远去，也许是出于怀旧的天性，也许是因为品尝了苏联解体后社会动荡的辛酸与苦涩，今天的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逐渐兴起一股怀念苏联的潮流。比如近些年陆续上映的影片《苏联时期的公园》《回到苏联》，电视系列片《苏联制造》《月亮的背面》和《八十年代》，音乐作品《生于苏联》《我们的祖国——苏联》和《多想回到苏联》等；文学创作也在经历了解体之初对苏联的否定和控诉之后，时常流露出怀念苏联的意味，而且随着岁月增长，这种怀念也愈发真切与悠长。抒发此类情感的不仅有经历了两种社会形态的老一代作家，而且还包括出生于苏联后期、新世纪才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他们笔下的怀旧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既包括对前苏联体制和社会的反思，也包括对于往昔生活模式和文化的怀念；既有对过往岁月细腻真实的再现，又不吝啬夸张变形的描绘手法；既可以整部作品都充满怀旧情绪，也可以使之作为象征而体现在某个人物身上。这些作品或是记录式的书写，或是荒诞不经的虚构，或有淡淡的感伤，或有辛辣的讽刺，都勾起了人们并不遥远的记忆。《“自由”工厂》就是这样一部纪念小说。

2014年6月2日，三十一岁的圣彼得堡女作家克谢妮亚·布克莎凭借其长篇小说《“自由”工厂》摘得当代俄罗斯著名文学奖——民族畅销书奖的桂冠，获得二十五万卢布奖金。与入围的其他五位作家巴维尔·克鲁桑诺夫、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弗拉基米尔·沙罗夫、马拉特·巴瑟洛夫，尤其是与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相比，布克莎最年轻、文学资历最浅。投票进行到最后一轮时，布克莎的《“自由”工厂》与索罗金的《碓》得分一样，决定权落在评委会主席列昂尼德·尤泽弗维奇手上，他选择的是《“自由”工厂》。

很多人认为布克莎能够与文坛前辈维克托·佩列文、米哈伊尔·希什金、德米特里·贝科夫一样获得民族畅销书奖，是福从天降，一夜成名。其实稍微了解一下当代俄罗斯文坛就会发现，实际上布克莎早已是小有名气。她是一家报纸的经济专栏记者，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传记、诗集、译文，还擅长创作歌曲、弹吉他、唱歌和绘画。《“自由”工厂》里面的插图就出自布克莎之手。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称多才多艺的布克莎是当今俄罗斯文学年轻一代的优秀代表，尤泽弗维奇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苏联国家的模型

《“自由”工厂》并非鸿篇巨制，这部仅有二百多页的小型长篇小说何以广受读者青睐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触动了当代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怀旧情结。集体农庄，大型工厂，领袖塑像，宇航英雄，标语口号，节日游行……在所有这些极具象征性的苏联元素中，小说选取了一家军工厂作为背景，掀开了对于逝去的苏联的痛苦回忆。

小说由军工厂的工作人员及其子女对苏联和后苏联故事的讲述构成，每个人的故事为一章，三十八章就是三十八个人的回忆。每个章节各自独立，在叙述上层层深入，共同组成了一幅多层次、多视角的苏联生活画卷。这些串联起来的画面又构成了整个“自由”工厂的发展历史，并借此折射出逐渐远去的整个苏联的发展历程。

小说虽然没有一以贯之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但是从讲述者所提到的共同人物和事件中，我们可以勾连起“自由”工厂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家坐落于列宁格勒的秘密工厂。工厂的任务是生产国防设备，其中最主要的产品是一种炸弹瞄准器，它有一个温柔的名字——“莉莉娅”（俄语“百合花”之

意)。一位知识分子接任厂长,与具有铁腕风格的前任不同,他能够与底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年轻的语文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塔西娅来到工厂实习,后来她留下来,成了主要的调度员并在这里度过了一生。其他几十个人物或是同他们一样,在工厂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工厂出谋划策,建功立业;或是由于种种原因使自己的命运与工厂发生了联系。他们共同经历了工厂的兴衰,目睹了工厂从人人之为之向往与骄傲、普通工人都拥有海滨度假福利的军事重地,转变成生产民用产品、发不出工资、越来越多地出租办公室和解雇人员、继而发展到每五分钟就解雇一个人,一个月里解雇两千人,从拥有八千多名员工的大厂变为只有一千余人的小厂的过程;同时他们自己也从血气方刚的青年走过人生的盛年,走向衰老和死亡。一个又一个人物、一番又一番讲述为我们连接起一个工厂的成立与发展过程,它各方面的需求、接受过的任务、遇到过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表面上看,它思索的是苏联的工业,但正如一位读者所表达的那样:“对于我来说这个工厂就是一个模型,是我们国家的模型。”^①作者实际上是把这家工厂当作一个微缩的苏联社会,通过身处其中与其外的人的体验与感受,思索这个国家的历史足迹与未来命运。也即是说,小说形式上是在对苏联进行怀旧,本质上反映的却是成长于后苏联时期的新一代俄罗斯人的苏联观与历史观。

近年来,一批出生于苏联晚期、几乎没有多少苏联生活经验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祖辈、父辈曾经生活过的苏联时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查找史料、走访调查等多种形式试图还原并思索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自由”工厂》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于它既应和了老一辈苏联人日益强烈的怀旧情绪,还表达了后苏联年轻一代更加开放和理性的历史观。这些都巧妙地隐藏在小说看似散乱无序的讲述中:每个讲述者都代表着他(她)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道出了那个时代的困惑,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甚至是细枝末节。那些对同一个事件的多人讲述,对同一个人的多方评论,使读者得以了解人们对一件事的不同看法,看到一个人的多个侧面,从而能够对苏联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决策与现象、对苏联人的信仰与生活形成客观和理性的看法,而不是情绪化的一味肯定或否定。小说既让人领略逝去的美好,也暴露存在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计划经济模式的僵化等等。卫国战争结束后的50年代,国家调动一切力量,恢复建设;人民抚平伤痛,重建家园。共产主义信念还在,共青

^① <https://www.livelib.ru/book/1000762276/reviews-zavod-svoboda-kseniya-buksha>

团组织依然发挥着强大作用。工厂充满了希望，机床都是从日本购买，党组织发布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任务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很紧急。比如在新年来临之前为军用飞机生产四套炸弹瞄准器“莉莉娅”。虽然谁都知道不可能在这个期限内完成，但是厂长用军人钢铁般的意志率领工人执行祖国的命令，大家吃住在车间，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了任务。那时每年能分配几百个大学毕业生到这里工作，新的职工宿舍在不断兴建。这群青春洋溢的男女被安置在“自由”工厂，他们与国家一同忧愁，一同欢乐；他们辛勤地劳动，单纯而又深沉地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一位老工人这样深情地回忆：“知道吗，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去美化生活。你喜欢的工作是不存在的，除非你自己爱上它。我童年时也不爱擦地板，我总想琢磨出什么方法。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的地板老掉蓝色。刚擦完地时，它就湿漉漉的成了鲜亮的颜色。掉色的地方就像是云朵一样。你可以想象这是云山，那是云谷。你擦地板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像是在洗刷天空。你看，你的工作就是洗刷天空！我就是这样喜爱上了自己的工作。”^①那时所有的日子在他们眼里都是节日。工厂就像一个大家庭，会为每个职工庆祝生日。当然，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任又一任的厂长，众多的车间主任、工人、会计、律师，他们的子女有的成才了，有的游手好闲，变成醉鬼、懒汉，但他们依然是亲人……所有这些讲述都已成为往事，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些有独特经历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忠诚和为共同事业时刻准备牺牲的精神。与此相反，我们透过另外一些讲述者的语气、用语又能捕捉到别样的感受，别样的时代特色：比如那个时代对思想意识的严格控制和对个性的压抑等等。“究竟为什么生产这些零件？嘘！不许谈论这个。以前我们隐瞒过我们在为潜水艇制造仪器，现在我们隐瞒自己再也不制造这些仪器了。我们善于隐瞒。我们隐瞒得很好，连自己都忘了把它放在了什么地方，它又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吧，有一种仪器——叫做……嘘！我们是蒙着眼睛组装的。组装好了，装配好了，按下‘发送’按钮，成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的人谈到“在我年轻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努力变成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回忆与小说中的插图暗自呼应。这些插图都是布克莎亲自动手创作的水彩画，画面中那些灰黑色的、模糊不清的剪影既营造出深深的怀旧氛围，也凸显出那个了无个性的年代的灰色基调。

① Ксения Букша, Завод «Свобода», *Новый мир*, 2013, №8, стр.29.

另类“生产小说”

很多评论把这部小说归入苏联曾经流行的“生产小说”。从题材上看，这确实是苏联解体后比较少见的以工厂和生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小说”又有了深刻的不同。

“生产小说”是伴随工业社会的到来应运而生的。它以劳动为主题，以劳动者为主人公。当代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纳乌姆·列依德尔曼将其解释为“一种首先在工作意义中对人进行考察的体裁”^①。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带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同时也开启了它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化的脚步。应社会生活对文学的诉求，苏联出现了第一部“生产小说”——费多尔·革拉特珂夫的《水泥》（1925）。接着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60年代，“生产小说”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甚至成为苏联文学的名片。

“生产小说”常常以厂矿、建筑工地或集体农庄为背景，塑造时代的先锋——无产阶级工人及领导者、工程师、科技工作者、改革家等形象，同步反映着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建立与改革进程。早期的“生产小说”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为主题，全面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颂扬自由的劳动与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描写了共产党员楚马罗夫将一个水泥厂起死回生的事迹；列昂诺夫的《索溪》（1930）描写了苏联建设者在原始森林里建造一座造纸厂的过程。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1952）描写了祖孙三代都是船厂工人的茹尔宾一家为苏联造船事业所作的贡献。柯切托夫的另一部小说《叶尔绍夫兄弟》（1958）又描写了一个炼钢工人之家。这些小说都带有对现实的极度关怀，既歌颂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又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形势下所出现的新问题，很多小说都具有一定的政论性质；人物也喜欢针砭时弊，在劳动与斗争中成长。及至60年代，“生产小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伴随着新的生产环境与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生产小说”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人物。个体意识的增强与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使“生产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纯粹的正面或者反面角色，而成了令人一言难尽的多面性人物。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大矿石》（1961）讲述了矿山车队司机普罗尼亚金的遭遇。他不仅完成队里分配的定额，而且为了多挣一些钱经常超额完成任务，引起大家的不满，最后因为雨天路滑发生事故，重伤而亡。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苏

^① Н. Л. Лейдерма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1917—1920-е годы* : в 2 кн. — М.: Академия, 2008. — Т. Кн. 1. — С. 30.

联社会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新旧两种意识的斗争。那种全面服从领导和集体，统一思想与步调的年代已经远去，开始出现为了经济利益、为了个人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凭借个人能力多干蛮干的青年或者实干家。维利·利帕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1969）则塑造了一个与以往领导者形象截然不同的人物：主人公普隆恰托夫在当上一家木材流送管理处的经理后锐意改革，为企业带来全新面貌，同时他再也不是为了事业忘我工作甚至牺牲个人利益的老一代管理者了，相反在权利和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他也绝不退让。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学创作日益呈现纷繁复杂的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生产小说”也逐步归于沉寂。

与以往的“生产小说”相同，《“自由”工厂》也讲述了一个工厂的发展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上至管理者、下至普通工人和他们的子孙几代人的劳动与生活。在一些人物身上，具有同样的热爱劳动、为国家为事业奉献一生的精神品质。不过，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生产小说”基本上反映的是与作家同时代或者过去不久的社会生活，可以感受到其中洋溢的现实气息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那个年代的作家深入到厂矿农村去体验生活，或者自己就曾经当过工人，他们常常肩负着反映伟大时代的使命，弘扬主旋律，歌颂新生活，同时也发现问题和试图解决问题，对广大读者起着重要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自由”工厂》的作者则与苏联生活和工厂历史都相距甚远，这使她得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尽量客观地呈现苏联和“自由”工厂的过往，不歌颂也不评判，更没有提出或者解决问题的意图。小说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引领读者探访了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时代，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与此目的相适应，和过去“生产小说”中作者保持全知全能的视角不同，《“自由”工厂》采用的是访谈录的形式，不做任何时代背景、来龙去脉的交代，把各种人物带有各种性格和语言特色的讲述拼接在一起，使读者仿佛对着一部没有任何心理和材料准备就开始收听的录音机，故事的前因后果是在收听的过程中由读者自己勾连起来的。其实，这种文本的结构方式与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小说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同是所谓“多声音的创作”。这个“多声音”既指内容上针对同一个问题呈现出多人多角度的讲述，也指在创作理念及方法上尽量少地介入作者自己的声音，全方位地、平等地展示各种人物真实的态度和内心世界。阿列克西耶维奇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地贴近真实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将自己微小的个人命运融汇成国家宏大的历史进程，也构成人类的情感史。她认为当代作家已不能像19世纪作家那样去构思小说，而是需要由很多人共同贡献出一部作品。布克莎的这部小说同样赋予每个人物说话的权力，令每个人机会均等，而作者本身则退

隐到小说之外，从而为读者还原最大限度的真实性。所以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仿佛是在收听采访。而布克莎也承认，小说的确来源于她对一个苏联时期生产国防设备、现已转型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的真实采访：“我和朋友一起对圣彼得堡的一家国防工厂进行了考察，做了上百个采访，认识了从厂长到工人的众多工作人员。当时很多材料都没有用到，而我却被这段历史所吸引，决定写一部小说。这里几乎没有虚构的人物，只是对他们稍微进行了补充。我只是想把抒情像空气一样充满整个文本，但人物还保留他们原来的样子。”^① 所以，《“自由”工厂》与以往负有一定使命、出于一定情感的“生产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更加具有客观和理性的色彩。

与过去“生产小说”基本上完全写实的风格不同，《“自由”工厂》由于特殊的结构与叙述方式，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悖谬感：既真实又虚幻：每个人的讲述内容是真实具体、活灵活现的，他们提到的细致入微的感觉和细节就像探照灯瞬间照亮了意识最深处的角落，而所有这些第一人称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关于过去的富有魅力的讲述又构成了一个遥远的、虚幻的梦，是他们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已然逝去的苏联梦。充斥书中的厚板、轴承、雷达以及所有说不清楚名字的设备是那么真实，却又像是被赋予了某种意味象征；既怀念苏联又透露出一丝嘲讽；既使人身临其境，又不时提醒你跳脱旁观；既现实又超现实。小说中的人物也轮廓不清：没有面孔和形体动作的描述，没有个性的渲染，只能通过说话方式去体味和推测，连具体的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个的代号：厂长G临时代替了厂长N，接着又来了厂长L，生产组长F，活动家达尼拉·L，“工会语文家”塔涅契卡·S等等，这些声音轮番出场，它们汇合在一起，互相补充，来自于黑暗又消失在黑暗中，构成了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的有如黑白老照片一样的朦胧影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工厂》远远超出了“生产小说”的外延，其所蕴含的意义更加深远。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在为小说所作的序言中，评价布克莎准确抓住了时代的需求，带着社会学家的研究精神创作了一部建立在大量实际材料基础上却又超越现实的“生产小说”。

《“自由”工厂》的真正“主人公”——“自由”工厂

当我们把小说中的一篇篇讲述读完后，会突然恍然大悟：在这些没有主次之分的人物背后，隐藏着一个人人都与之关联的真正的“主人公”——这座名为“自由”的

^① http://www.kultpro.ru/item_322

工厂。工厂是每个人生活与生存的背景与底色，同时它也就成为了主角，成为了主色调。正是因为这座工厂，每个人的命运才被联结为一体。工厂见证了历史，也被历史见证着。时空变幻，人物更迭，只有工厂依然矗立在那里，虽然历尽沧桑，虽然凋零冷清，但它终归没有倒下，还是有新的人补充进来，还是有新的产品被研制与生产。小说最后一个故事富有深意：工程师H一生都被一种匮乏感所萦绕，总是感觉自己缺乏生命的活力。也许这源于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只能吃到苹果、土豆、面包、白菜等基本食物。他身材瘦小，二十五岁后就开始有些谢顶。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资质平平。不过他也没有遭遇过贫困和绝望，偶尔也会显露出小小的幽默感。他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生活着，给什么吃什么，该做什么就去做。大学毕业时他对未来并无过高要求，甚至还没怎么规划就进了“自由”工厂。从那些空旷的厂房车间他看到了这里昔日鼎盛的痕迹。两年之后他就和大家一起研制出了名为“航向”的雷达测量装置。小说结尾当他登上工厂塔顶俯瞰城市时，“那种占据了他一生的匮乏感忽然间像个难以捉摸的转折点一般照亮了世界；一切都依然存在不足，但这就已经很好。活着，并被需要是多么好啊。你几乎不用去改变自己，就像你此前都一直不用改变一样。还有这样敏锐的感觉，这时光的流逝，这温暖清新的空气，这周围的气流，这灰白色的轻烟，还有未来等待开发的那些产品，还有打扫一新的斯塔切克大街上那些盘根错节的杨树，还有城市上方那灰紫色的天空——这就够了……”^①与过去和解，与不足和解，豁达地看待历史，看待生命，看待这世间的一切，这是工程师H的顿悟，也恰恰是这座工厂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

工厂的名字“自由”同样是小说中所要体现的主题。布罗茨基在他的诗歌《自由之歌》中感叹：“我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世间没有一家工厂，生产自由？”作者将小说起名为《“自由”工厂》，其寓意显而易见，而这份自由却是通过反面来呈现的：工厂里秘密生产着的火箭、飞机装备等军事设备，使“自由”变得十分虚幻；那些工程师、厂长、设计师、钳工等工作人员的神秘代号与他们田园诗般的感伤情绪和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形成巨大的反差；每个人所讲述的非常个体的、诱人的自由体验与工厂这个不自由的生存空间又如此的不相协调；在苏联时代，“自由”工厂生产什么，什么时候生产，这都由国家严格控制；工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因为听指挥赶进度被一再剥夺；因为工厂的保密性质，工人们还不能随意谈论他们的工作内容——所有这些都与工厂的名字“自由”相去甚远。苏联解体后，为了维持工厂的生存，工厂真的

^① Ксения Букша, Завод «Свобода», *Новый мир*, 2013, №8, стр.69.

实现了“自由”地生产，从“自由”绞肉机到洗衣机，从剂量计到“中央调控监督系统”，连食堂都改造成了巧克力工厂。然而，在这番乱纷纷、热腾腾的景象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工厂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后曾经德高望重的总经济师O为生活所迫在街头兜售万花筒的凄凉背影——“自由”的主题就这样若隐若现地贯穿于整部小说中，抽象成了一个名词，具有了讽刺性意味，使读者在看似平淡的故事中思索自由的悖论性的含义。

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到《“自由”工厂》这部作品几欲落泪。因为她的父母曾在类似的军工研究所里工作，小说中工厂里的秘密生产、工人们对于自由的争取、城市人帮助农民收割土豆等情节都唤起她美好而亲切的回忆，而工厂的衰败更是令她感同身受，唏嘘不已。她认为这正是隐喻了苏联由辉煌走向解体的全过程。德米特里·贝科夫也肯定了作者布克莎身上受教于经济专业的清醒、清晰与诗人天赋的完美结合，认为这是“第一部思索苏联工业乌托邦的书”^①。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

^① Ксения Букша, Завод «Свобода», *Новый мир*, 2013, №8, стр.8.